

On the Negative Functions of Social Network:

from a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Point of View

Effets négatifs du réseau social vus sous les angles de l'individu, de

l'entreprise et de la société :

perspective analytique de la sociologie organisationnelle

從個人、企業和社會層面看社會網的負面影響

—— 一個組織社會學的分析視角

Wei Shuiying

魏水英

Liu Zhongqi

劉中起

Dai Zhiying

戴志穎

Received 8 July 2006 ; accepted 1 October 2006

Abstract In th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network, the positiv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and its profits are over-emphasized in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while its negative functions are ignored. In this paper, the negative functions of social network on individuals, firms and the societ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negative functions, family firms

Résumé Dans les recherches et l'application de la théorie de réseau social, les chercheurs ne prêtent attention qu'à des influences positives et des effets utilitaires que le réseau social nous a entraîné dans la période de transformation économique de notre pays, en négligeant les impacts négatifs éventuels qu'il peut engendrer. L'article présent étudie ses effets négatifs sous les angles de l'individu, de l'entreprise et de la société.

Mots-clés: réseau social, effets négatifs, entreprise familiale

摘要 在社會網理論研究和運用中，研究者都只關注社會網在我國經濟轉型期間所發揮的積極正面的影響以及人們運用社會網達到的功利性效果，而忽視了社會網可能會帶給個體、企業、社會的負功能。本文從以上三個層面對社會網的負功能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 社會網；負功能；家族企業

社會網研究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日益成為學術界（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等）關注的話題。然而，在這一理論的研究中，大多數研究者都過於強調社會網路對於功利性目的所具有的效用，而忽略了社會網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本文正是基於這一考慮，試圖從個人、企業和社會層面來探討社會網產生的負功能。

1. 社會網對個人的負功能

1.1 社會網與個體的身體健康

在社會網研究中，許多學者論述了社會網與個體健康的正相關作用，而忽略了社會網對個體健康可能存在的負功能。從 80 年代開始，才有一

些研究者開始注意到女性的親密關係並不總是對她們的健康有積極的影響。^[17]例如, Belle 發現年輕成年女性的最主要的壓力來源於她們的親密關係, 特別是她們的丈夫或是親密夥伴。Troll 也發現, 與親人保持聯繫的女性認為, 這種聯繫更容易成為她們的負擔而不是快樂。Schuster、Kessler 和 Aseltine 也表明, 相對於男性, 社會網中的消極負面的交往更容易使女性感到煩躁不安。

此後, 有學者開始關注社會網對老年婦女健康的影響, 如 Rook 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在老年婦女的社會網路中, 儘管更可能會出現積極愉悅的交往, 但是也要考慮到消極負面的交往對健康的影響^[17]。Toni C. Antonucci 等人在總結上述有關社會網對個體健康的負功能的基礎上, 通過對 718 位成年人的社會網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 雖然女性比男性擁有更多的親密關係網(包括配偶、孩子和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但是親密關係對她們的健康(特別是幸福感)有顯著的負功能。¹

社會網不僅僅可能會對女性的身體健康帶來負功能, 同時也可能會對男性的身體健康帶來負功能。如有學者(Akihito Hagihara)發現, 社會支持網對減少因個人工作壓力而引起的酗酒現象並不總是有效的, 有時社會支援網還可能是一個強化酗酒的因素, 從而對個體健康帶來負功能。²綜觀以上學者的經驗研究, 可以看到雖然社會網能給個人提供情感性支援和工具性支援, 但是也有可能給個體帶來負面的情感體驗, 從而影響身體健康, 這一點不應被忽視, 可惜的是國內還沒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

1.2 使個體失去自主性

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了社會網能導致個體獨立感和自主感的削弱。如 La Gaipa 就明確提出非正式社會關係能產生的負功能之一就是個體獨立感和自主感的喪失。³諾科(Knoke)等人則從理論上對此進行了解釋, 他們認為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結構和個體行動者在網路中的位置, 對個體單

位和系統作為整體, 都具有重要的行為的、知覺的和態度上的後果。⁴這就是說, 社會網路雖然能給個人提供機會, 但同時也能夠限制個人行動的自主性。一旦一個人陷入關係網, 他就捲入了同他人相互依賴的複雜關係之中。這種情況下, 他就承擔起了對別人提出的幫忙要求做出回應的社會責任。這樣, 個人也就失去了自主性和自由。⁵

有學者(Mafalda Cardim)通過經驗調查發現, 當企業主接受了網路中其他人的幫助後, 他就被帶入了策略性義務系統, 他今天所接受的幫助, 在明天社會網中其他人遇到類似情境需要幫助時, 不管此時企業的經營情況如何, 他都必須要提供相似的幫助,⁶而沒有自主性可言。正如科爾曼所說的那樣, 一旦個體接受了網路中他人的幫助, 就意味著提供幫助的人手中握有一張可以要求受助者在特定時間予以償還的“義務賒欠單”。換句話說, 就是個體一旦陷入社會網路並與他人發生了互動, 就已經失去了自主性和自由, 他必須要遵守網路中所包含的人情、感情及道德規範和期望這一系列規則和約束。

1.3 社會網對個體的其他負功能

社會網對個體的其他負功能表現在: 社會網可能會造成個體之間不平等的社會交換關係、對個體資訊的限制、使個體陷入一定的風險之中等等。

1.3.1 社會網可能會造成個體之間不平等的社會交換關係。由於個人和群體的兩重性特性, 一個人同時參加了許多其他的群體, 身上帶著許多其他群體的印記, 當他進入一個網路, 他是帶著許多其他群體的印記進入這個網路的。⁷如果網路中其他的資訊源本身有很多關係, 而他個人卻沒有什麼網路關係, 在這個時候, 他的討價還價的能力和Control能力就會大打折扣。處在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之中, 他只有表現出“低位”和順從才能維持網路關係。⁸

⁴Knoke, David, and James H. Kuklinski. 1982.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⁵呂大樂, 關係與華人商業行爲: 文獻評論[J]. 香港社會學學報, 2001 (2)

⁶Mafalda Cardim. "Help or Hindrance?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Low Technology, Low Credit Small Businesses", Ph.D. paper

⁷周雪光, 組織社會學十講[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⁸劉能, 等級制和社會網路: 社會場域中的權力和交換關係

¹Toni C. Antonucci, Hiroko Akiyama, and Jennifer E. Lansford. "Negative Functions of Close Social Relations". *Family Relations* 47:379-384(1998)

²Akihito Hagihara, Alan S. Miller, et al. "Social Suppor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nctions on

³ Toni C. Antonucci, Hiroko Akiyama, and Jennifer E. Lansford. "Negative Functions of Close Social Relations". *Family Relations* 47:379-384(1998)

1.3.2 對個體資訊的限制。網路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傳遞資訊，但是也有可能限制一個人的資訊。即使兩個人在同一個網路，但是由於網路位置不同，所處的關係聯結也不同，資訊的流通就會不同，所受到的影響也相應不同。不同的網路或不同的網路地位就為兩個人提供了不同的資訊。這樣，當人們過分地依賴網路的時候，網路就限制了人們可以得到的資訊。

總之，社會網對個人的負功能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除了以上討論過的負功能，還有一些負功能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如呂大樂意識到了對社會網的使用可能會使個體陷入某種風險中，如網路中某些人常常利用關係來討便宜或取得好處，就會使網路中其他人陷入被人利用的風險中。⁹還有學者（La Gaipa）也關注了非正式社會關係可能會產生的負功能，如接受和給予的支持與需求不匹配，接受與給予支持的心理成本等。¹⁰

2. 社會網對企業的負功能

2.1 社會網成為企業成長的障礙

英國學者 Mafalda Cardim 通過對 42 家小企業的調查發現，社會網對企業經營有動態變化的影響。¹¹在創業初期，社會網可以克服約束（constraints），能為企業提供創辦企業所需的資金、資訊、客戶甚至是合作夥伴。但是在後期，社會網卻成為約束企業成長的主要原因。他認為在企業成長時期，社會網的負功能表現在以下方面：①由於社會網在品質方面傾向於同質性，使得教育水準低的小企業主沒有可動員的有關財務和管理方面的知識資源。管理知識的缺乏帶來的後果是生產成本增高，產品銷售不出去等問題，而財務知識的缺乏，使得企業主不考慮企業的收支平衡，隨意支配財務，從而使企業無法長大。②由於企業依賴的是由強關係或弱關係組成的地

方性的網路（localized network），這個網路遵從互惠原則，但是互惠不是強制的而是任意返還的，所以這個網路只能是相互支援的關係，而不是有效率的關係，這種關係網絡妨礙了企業去尋找更有效的合作夥伴或是去接觸更好的經營環境。同時，由於這個網路被互惠義務包裹著，所以企業就被置於不經過任何商量，就必須要在可確認情形（identical situation）下返還恩惠的境地。③由於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通常不是靠法律和合同，而是靠信任與強關係聯結的，這就導致監督的匱乏，也就容易引起投機和舞弊行為，例如合作夥伴將企業財產視為個人私有財產，經常將企業財產用於個人消費，就會使企業績效低於期望值甚至是倒閉。

Mafalda Cardim 雖然研究的是社會網對小企業成長所產生的阻礙作用，但是這一研究的主要結論也適用於大、中型的企業（典型例子就是大、中型的家族企業）甚至是傳統產業集群，¹²結合國內有關學者（劉林平（2000）、朱華晟¹³）的研究，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企業創辦初期，社會網確實能克服約束，但是到了企業的成長期，其逐漸成為企業成長的障礙。這主要表現在：①強關係社會網對獲取創新資源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因為強關係聯繫起來的人們通常具有相似的知識、態度和價值觀，社會關係越緊密，成員之間的資源和資訊的相似性越大，互補性越低，使企業很難獲取特殊的補充性資源和關鍵資訊，從而妨礙企業成長。②社會網成為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潛在障礙。由於礙於關係情面，企業不能在市場上自由尋找更好的生意合作夥伴以提供最優的服務，或是低價購進和高價賣出。③關係網的運用降低了企業人力資本的品質，包括企業合作夥伴的品質。因為網路具有同質性，而且網路的選擇範圍也是有限的。

2.2 家族企業的局限性：社會網負功能的集中體現

社會網對企業的負功能作用可以通過對家族企業局限性的分析中清晰的反映出來。因為家族企業就是以社會網中的強關係，如特殊的姻緣和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利益高度統一的經濟組織（劉

[J].河南社會科學,2004(1).

⁹呂大樂.關係與華人商業行為:文獻評論[J].香港社會學學報,2001(2).

¹⁰ Toni C. Antonucci, Hiroko Akiyama, and Jennifer E. Lansford. Negative Functions of Close Social Relations. *Family Relations*, 47:379-384(1998)

¹¹ Mafalda Cardim. "Help or Hindrance?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Low Technology, Low Credit Small Businesses", Ph.D. paper.

¹²朱華晟.浙江傳統產業集群成長的社會網路機制[J].經濟經緯,2004(3).

¹³同上

林平, 2000)。因此可以將家族企業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看作是運用社會網給企業帶來的負功能。綜觀眾多學者對家族企業局限性的研究(劉林平¹⁴、陳宏輝¹⁵、葉國燦¹⁶、鄭秀芝¹⁷等), 可以看到家族企業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①企業規模狹小, 難以擴大發展。這主要表現在資金籌集上, 由於社會網的排他性, 使得資本局限于網路各成員, 難以取得更多的股本金, 因而可能使企業失去更多的成長機會, 影響企業擴大發展。②人事上的封閉性。家族企業在用人方式上親疏有別, 往往表現出一種自我封閉的傾向, 在任何一个狹小的時空範圍內都企圖尋找“自家人”, 從而難以吸收“圈外人”, 使企業更高層次的發展受到限制。③有著血緣或親緣關係的家族成員之間的權力、責任和義務模糊, 容易造成管理困難, 激勵失效, 從而影響企業進一步發展。④企業文化的缺失。在企業內部, 血緣及家族關係造就的員工與決策者之間的親疏遠近, 決定了其在企業中的地位和報酬。這種家族與非家族成員內外有別的價值判斷標準, 使企業中很難形成“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以及建立在這種文化基礎上的企業持續發展能力。

從以上對家族企業局限性的分析, 可以看到家族企業本身的局限性其實就是由於企業運用社會網而帶來的負功能。只要企業是建立在社會網的強關係基礎之上, 就不可避免會遇到社會網帶給企業的那些負功能。只有認識到這一點, 正確使用社會網, 或是在不同時段適當調整對社會網的依賴, 家族企業的局限性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避。

3. 社會網對社會的負功能

3.1 造成社會的非理性

¹⁴劉林平. 從個人、企業、社會層面看儒家文化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影響[J]. 嶺南學刊, 2000 (2) .

劉林平. 外來人群體中的關係運用—以深圳“平江村”為個案[J]. 中國社會科學, 2001 (5) .

¹⁵陳宏輝, 王夏陽. 泛家族主義文化與浙江省家族制企業模式的演進[J]. 浙江社會科學, 2002 (6) .

¹⁶葉國燦. 論家族企業的局限性與回避[J]. 當代財經, 2003 (5) .

¹⁷鄭秀芝. 論家族企業的成長與融資結構的變遷[J]. 學術交流, 2004 (1) .

權力維續論認為, 儘管市場化是經濟轉型的總趨勢, 但是政治權力對資源的直接和間接的控制並未削弱。相反, 政治權力得到了維續, 資源控制在代理人而非所有人手中。¹⁸這樣就容易產生委託—代理問題, 即在監督力度不強的情況下, 代理人可能會因為個人私利而出賣委託人的利益。在我國經濟轉型期間, 由於出現了體制斷裂或是體制洞, 極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即雖然形式上是市場體制, 但實際上可能是由個人關係來配置資源, 這樣就容易產生官商勾結, 導致普遍的腐敗, 劉林平認為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實際上是一種非理性的社會經濟結構(劉林平, 2000)。

除此外, 社會網路還會使市場經濟體制變形。由於社會網推崇人情面子大於一切, 因此, 契約化的、法制化的關係被人情所扭曲, 公開的操作背後處處有黑幕。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環境中, 理性的個人和企業被迫接受社會既定的、內在的、非明文規定的遊戲規則行事。“裙帶關係”就是人們的社會資本, 就是謀取利益的最好捷徑, 這就造成社會的非理性。因為它不可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 造成資源配置的失誤(劉林平, 2000)。

另外, 如果將社會關係帶入公共生活領域, 勢必會對公共秩序和公道原則造成腐蝕和破壞, 從而導致人們對公共事務機構和規則的普遍不信任。¹⁹而這種不信任又會導致人們去利用社會網來辦事。當個人都從自己的理性計算出發, 嘗試通過社會網路來拿好處, 使得一些本來不需要通過“後門”來取得的資源, 現在都因為“走後門”氾濫而被迫要通過關係辦事了, 從而造成了一個集體層面上非理性的結果。²⁰

3.2 造成社會不公問題

有學者認為, 我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 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太完善, 出現了體制斷裂和體制洞, 在這種情況下, 社會網就成為了資源分配的補救機制, 它發揮著一定的

¹⁸邊燕傑, 張文宏. 經濟體制、社會網路與職業流動[J]. 中國社會科學, 2001 (2) .

¹⁹馬俊崢, 白陽春. 社會信任模式的歷史變遷[J]. 社會科學輯刊, 2005 (2) .

²⁰晉軍. “外人成本”與過度資本化: 消極社會資本理論[J]. 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 2, 2000.

作用。但是，如果在轉型期間，讓社會網發揮巨大作用的話，就不僅使資源難以達到最優化配置，還會導致社會公眾的資源流向那些擁有重要關係或關係資源豐富的個人、群體或階層中，由此造成許多社會不公的問題（劉林平，2001）。本文擬就由於社會網強關係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使用而帶來的社會不公問題進行探討。

邊燕傑和張文宏通過對天津 1999 年就業過程所做調查獲取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在向市場化邁進的過程中，強關係的作用持續上升，權力對資源的控制以及依此進行的人情交換不斷強化，與此同時，弱關係的適用頻次也是處於上升趨勢。²¹總體來說，強關係社會網在職業流動方面的作用在加強。但是由於使用社會網路配置資源是一種特殊主義的東西，它只對那些擁有關係的人有利，²²這勢必會造成這樣的後果，即在勞動力市場上，擁有關係的人會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那些沒有關係的人卻找不到好的工作。

趙延東 1997 年對武漢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調查證實了以上的推論。他發現，只有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使用社會網才會收到較好的效果，而對於大部分處於社會底層的下崗職工來說，使用社會網並不會給他們帶來更好的工作。²³這意味著社會網路在職業流動過程中會產生一種“馬太效應”，使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有能力擁有高品質社會關係的人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使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沒有能力擁有高品質社會關係的人找不到好的工作。

在我國，處於城市底層的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民工的數量相當大，由於出身和受教育程度決定了他們的社會關係網路品質不會太高，因此，在尋職過程中，使用社會網並不能使他們獲得更好的工作。相反，那些本來就處於社會中、上層的人由於擁有了品質較高的社會網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這就有可能會造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不公平的社會現象，如果任由這種不公平現象肆意滋長，將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發展。

²¹邊燕傑，張文宏。經濟體制、社會網路與職業流動[J]。中國社會科學，2001（2）。

²²帕森斯，斯梅爾瑟。經濟與社會[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²³趙延東，風笑天。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下崗職工的再就業[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1)。

4. 結語

由於我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加上我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市場發育還處於新舊體制轉換階段。原有的由國家計畫壟斷的資源配置方式失效，而新的市場配置方式尚未完全建立，社會網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成為一種資源配置的補救機制。許多學者在這一背景下，過於強調社會網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以及人們運用社會網達到的功利性效果，卻忽視了社會網是以特殊主義而不是普遍主義為基礎的，它將人們區分為“圈內人”和“圈外人”而加以區別對待。這樣就可能給部分個體、企業組織及整個社會帶來負功能。本文從以上三個層面探討了社會網的負功能，希望能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使學術界在關注社會網的功利性和工具性效果的同時，能注意到社會網的負功能。只有考慮到社會網可能帶來的負功能，才能正確評價社會網所產生的功利性效果，從而對社會網理論的運用有一個更好的把握。

參考文獻

Akihito Hagihara, Alan S. Miller, et al. "Social Suppor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n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 Stress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Stress and Health* 19:205-215(2003)

作者簡介: Wei Shuiying(魏水英)，1975，女，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研究。

通信地址：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中國上海，200444。

Addres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P.R. of China.

Liu Zhongqi(劉中起)，1975，男，上海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研究。通信地址：中國上海市虹漕南路 200 號，上海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200233。E-MAIL: liuzq@mail.sdx.sh.cn

Dai Zhiying(戴志穎)，1976，男，復旦大學公共行政系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政治學研究。

通信地址：復旦大學公共行政系，中國上海，200433。